

《毛诗故训传》成文时间与作者的再分析

子居

<https://www.xianqin.tk/2021/09/21/3425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21年9月21日

《毛诗故训传》，又名《毛诗诂训传》，通常简称《毛传》，因为并非先秦文献，所以本不在笔者主要关注范围之内，近来只是因为写安大简《邦风》各篇解析文章才大致回顾了一下相关的研究史，本文所讨论的内容，就是这个回顾过程中的伴生结果之一。笔者的分析结果为，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所记较接近真实情况，《毛诗故训传》很可能是自西汉末期至东汉前期由徐敖、陈侠、谢曼卿、卫宏、贾逵数代人编写完成的，既非子夏所传，也非出自毛公之手。

汉代的四家主要诗说中，《毛诗》晚出，此点众所周知。安大简《邦风》用字更近于三家诗而远于《毛诗》，笔者多篇解析文章已数次提及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有《毛诗》二十九卷、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，并言“汉兴，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，而齐轅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三家皆列于学官。又有毛公之学，自谓子夏所传，而河间献王好之，未得立。”是此时仅笼统的称“毛公之学”，《毛诗·周南》孔疏：“《六艺论》云：‘河间献王好学，其博士毛公善说诗，献王号之曰《毛诗》。’是献王始加‘毛’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‘毛公，赵人也，为河间

献王博士。’不言其名。范煜《后汉书》云：‘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。’然则赵人毛公名为长也。《谱》云：‘鲁人大毛公为《诂训传》于其家，河间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’然则大毛公为其传，由小毛公而题毛也。”其中值得注意的即郑玄《诗谱》始别大、小毛公，且言《毛诗诂训传》是大毛公所作。唐代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：“徐整云：‘子夏授高行子，高行子授薛仓子，薛仓子授帛妙子，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，毛公为《诗故训传》于家，以授赵人小毛公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，以不在汉朝，故不列于学。’一云：‘子夏传曾申，申传魏人李克，克传鲁人孟仲子，孟仲子传根牟子，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，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。’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‘毛公，赵人，治诗，为河间献王博士，授同国贯长卿，长卿授解延年，延年授虢徐敖，敖授九江陈侠。’或云陈侠传谢曼卿。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，后汉郑众、贾逵传《毛诗》，马融作《毛诗注》，郑玄作《毛诗笺》，申明毛义，难三家，于是三家遂废矣。”是三国时期徐整提到了一整套来历不明的《毛诗》传承系统，填补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毛公“自谓子夏所传”的中间环节，而与徐整说不同，出自三国陆玟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而被《释文》称为“一云”的填补则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统。较两说更为不同的是，《后汉书》还提到了另外关于《毛诗》的内容，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：“贾逵字景伯，扶风平陵人也。……学《毛诗》于谢曼卿。”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：“初，九江谢曼卿善《毛诗》，乃为其《训》。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《毛诗序》，善得风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……中兴后，郑众、贾逵传《毛诗》，

后马融作《毛诗传》，郑玄作《毛诗笺》。”因为这个记载，导致虽然毛公作《毛诗诂训传》是历代的主流观点，但质疑之声也从未断绝。宋代《六经奥论·诗序辨》：“汉兴，四家之《诗》，《毛诗》未有序，惟《韩诗》以序传于世，《齐诗》无序，《鲁诗》之序有无未可知。《诗》之《序》大槩与今《序》异，《韩诗》得序而益明，汉儒多宗之，如司马迁、扬雄、范晔之徒皆以《二南》作于周衰之时，此韩学也。《毛诗》至卫宏为之《序》，郑玄为之注，而毛氏之学盛行，又非《韩》所敢望也。或者谓《大序》作于子夏，《小序》作于毛公，此说非也。《序》有郑注而无郑笺，其不作于子夏明矣。毛公于《诗》第为之《传》，其不作《序》又明矣。又谓《大序》作于圣人，《小序》作于卫宏。谓《小序》作于卫宏，是也；谓大序作于圣人，非也。命篇《大序》盖出于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，而题下之《序》则卫宏从谢曼卿受师说而为之也。”清代魏源《诗古微·毛诗明义三》：“三家亡而毛独传，然毛之本义则固不尽传于天下。非疑毛者亡之，而祖述毛者亡之也。古今孰不以《诗序》为毛之祖义，《郑笺》为毛之功臣乎？夫《诗序》之说，不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即《毛传》亦绝无‘序’字，惟笙诗六篇《传》云：‘有其义而亡其词。’而《后汉书》始称卫宏‘作《毛诗序》，善得《风》《雅》之旨。’成氏伯筠因以今《序》首语、次语为别。然则今《序》首句与笙诗一例者，毛公师授之义；其下推衍附益者，卫宏所作之序明矣。其失毛义十之五六，后人概信而概訾之，遂为经之都障、毛之赘瘤而不可去。予谓欲明《毛诗》之本旨，必先正“义”与“序”之名而后可。”是《六经奥论》作者认为《大序》

作于太史，《小序》作于卫宏；魏源据唐代成伯筠说认为《毛诗序》首句是毛公传授，首句之后是卫宏所作。吕思勉《诗序上》：“《诗序》辩说，最为纷歧。若知汉时所谓古学者，皆摭拾传记为之；其所谓出于某某者，大抵附会依托，不可信据，则亦无疑于此矣。《诗序》谁作，宋以后说多凭臆测，无可征验，即亦无从辩论。其为古说者有三：郑氏《诗谱》，谓《大序》子夏作，《小序》子夏、毛公合作，一也；《正义》引沈重说。王肃《家语注》，以为子夏作，二也；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以为卫宏作，三也。宏与郑、王，相去甚近，《序》果宏作，郑、王无缘不知；然《序》有郑注而无郑笺，实为出于《毛传》以后之确证。其文平近谐婉，且不类西汉人作，更无论先秦矣。郑、王何至并此而不能辨？然一以为径出子夏，一以为兼出毛公，何也？古人云某书某作，不必其人亲著竹帛，特推所自来耳。《序》出子夏、毛公，盖古学家旧说，其著之竹帛，实始卫宏。郑、王皆本所自来，故以子夏、毛公为言耳。（《隋志》谓‘子夏所创，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’，盖古学家成说，非苟为调停之辞也。郑、王、范晔皆言之不具耳。然《序》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，不惟非子夏，亦必不出毛公也。（郑樵云：‘汉世文字，未有引《诗序》者，惟黄初四年，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，盖宏之《序》至是始行也。’此说甚是，可为《诗序》晚出之确证。）《诗》之大、小《序》，亦为聚讼之一端。有就《关雎》一序，分为大小者；有就各诗，分析其首句为《小序》，下为《大序》者。（《释文》引旧说云：‘起至用之邦国焉，名《关雎序》，谓之《小序》；自风风也，讫末，名为《大序》。’朱子作《诗序辩说》，以诗者

志之所之至也为《大序》，余为《关雎小序》。以初句为子夏作，说出成伯屿。苏辙《诗集传》，只存首句，余皆删。程大昌《考古编》，亦以首语为古序，续申者为卫宏语。案魏源《诗古微》论三家《诗》亦有序，颇允。诸家所引《韩诗》，如《关雎》刺时也，《芣苢》伤夫有恶疾也等，皆与《诗序》首语一例。张揖习《齐诗》，《上林赋注》：‘《伐檀》，刺贤者不遇也。’亦同。盖作《序》者依三家体例为之也。

《隋志·史部》论簿录之语曰：‘孔子删书，别为之序，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《诗》，亦皆相类。’案《旧唐志》：《韩诗》二十卷，卜商序，韩婴撰。《韩诗翼要》十卷，卜商撰。《毛诗集序》二卷，卜商撰。《新书志》：《韩诗》，卜商序，韩、婴注，二十二卷，又《外传》十卷，《卜商集序》二卷，又《翼要》十卷。《翼要》当属《毛诗》。《旧书》韩字盖衍。韩、毛之序，体例相同，观《隋志》之言可见。《翼要》则窃疑其放《外传》也。）虽无以知其必然，然《关雎》之序，非仅说《关雎》一诗；而各序首句及其下文，显有斧凿痕迹，则无可疑也。予谓《大小序》之分，大体当从朱熹之说，自起至‘用之邦国焉’为《小序》，专序《关雎》一诗。‘风风也’至‘诗之至也’为《大序》，总论全诗之义。‘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’以下，介于大、小《序》之间，盖论全诗之义既竟，专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又迥合至《关雎》一篇者也。大、小《序》之名，盖传此《序》者所立，而非作此《序》者胸中先有此区别。故以其义论之，则一篇之中，兼苞专论《关雎》、统论诗义及《二南》两端；以其文言之，则又一气相承，不能分割也。（盖作《诗序》者，以论全诗及《二南》之语，合

诸《关雎序》中，后人欲加分别，乃立大小之名也。）此序最可见古学家之说系摭拾传记而成。”¹更是认为“然《序》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，不惟非子夏，亦必不出毛公也。”《毛诗序》作者之争的情况大致如前所述，清代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一‘毛诗诂训传名义考’条：“《汉·艺文志》载《诗》凡六家，有以‘故’名者，《鲁故》、《韩故》、《齐后氏故》、《孙氏故》是也；有以‘传’名者，《齐后氏传》、《孙氏传》、《韩内传》、《外传》是也。惟《毛诗》兼名‘诂训传’，《正义》谓其‘依《尔雅》训诂为《诗》立传’，又引一说谓其‘依故昔典训而为传’，其说非也。汉儒说经，莫不先通诂训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言‘雄少而好学，不为章句，训故通而已’。《儒林传》言丁宽‘作《易说》三万言，训故举大义而已’。而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亦言谭‘遍通五经，皆训诂大义，不为章句’。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。章句者，离章辨句，委曲支派，而语多傅会，繁而不杀，蔡邕所谓‘前儒特为章句者，皆用其意傅，非其本旨’，刘勰所谓‘秦延君之注《尧典》，十余万字，朱普之解《尚书》，三十万言，所以通人恶烦，羞学章句’也。诂训则博习古文，通其转注、假借，不烦章解句释，而奥义自辟，班固所谓‘古文读应《尔雅》，故解古今语而可知’也。《史》、《汉》《儒林传》、《汉·艺文志》皆言鲁申公为《诗训故》，而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及《鲁国先贤传》皆言申公始为《诗传》，则知《汉志》所载《鲁故》、《鲁说》者，即《鲁传》也。何休《公羊传注》亦言‘传谓诂训’，似故训与传初无甚异。而《汉志》既载《齐后氏故》、《孙

¹ 原刊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第2卷第十期，1934年6月18日出版。转引自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第695、69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8月。

氏故》、《韩故》，又载《齐后氏传》、《孙氏传》、《韩内外传》，则训故与传又自不同。盖散言则故训、传皆可通称，对言则故训与传异，连言故训与分言故、训者又异。故训即古训，《墨民》诗‘古训是式’，毛《传》：‘古，故也。’郑《笺》：‘古训，先王之遗典也。’又作诂训，《说文》：‘诂训，故言也。’至于传，则《释名》训为传示之传，《正义》以为‘传通其义’。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，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，此诂训与传之别也。古有《仓颉训故》，又有《三仓训诂》，此连言故训也。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俱以《释诂》、《释训》名篇，张揖《杂字》曰：‘诂者，古今之异语也。训者，谓字有意义也。’《诗正义》曰：‘诂者，古也；古今异语，通之使人知也。训者，道也；道物之貌以告人也。’又引《尔雅序》曰：‘《释诂》，通古今之字与古今异言也；《释训》，言形貌也。’此分言诂、训也。盖诂训本为故言，由今通古皆曰诂训，亦曰训诂。而单词则为诂，重语则为训，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，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，此诂与训之辨也。毛公传《诗》多古文，其释《诗》实兼诂、训、传三体，故名其书为《诂训传》。尝即《关雎》诗言之：如‘窈窕，幽闲也’，‘淑，善；逑，匹也’之类，诂之体也；‘关关，和声也’之类，训之体也；若‘夫妇有别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君臣敬则朝廷正，朝廷正则王化成’，则传之体也。而余可类推矣。训故不可以该传，而传可以统训故，故标其总目为《诂训传》，而分篇则但言《传》而已。”又分别了《诂训》与《传》，若在此基础上再回顾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：“初，九江谢曼卿善《毛诗》，乃为其《训》。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《毛

诗序》，善得风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……中兴后，郑众、贾逵传《毛诗》，后马融作《毛诗传》，郑玄作《毛诗笺》。”则明显并不能排除《毛诗》的卫宏作《序》、谢曼卿作《诂训》这些可能性。因此上，需要对《毛诗诂训传》的内容进行分析，以证明《毛诗诂训传》究竟是如何成型的。

笔者认为，要分析《毛诗诂训传》究竟是成于何时，是如何形成的，最简单的方法即按前人的述说先将《毛诗诂训传》拆分成四个部分，分别为：

1、由《毛诗小序》首句构成的可能为最原始的部分，以下直接称为《毛序首句》。

2、由《毛诗大序》和《毛诗小序》首句之后的内容构成的部分，以下直接称为《毛序后文》。

3、由训诂《毛诗》字词构成的部分，以下直接称为《毛诗诂训》。

4、由解说《毛诗》句义构成的传文部分，以下直接称为《毛诗传文》。

若《毛序首句》基本体现为战国初期的措辞特征，则可推知成文于子夏说是成立的，反之则子夏说不成立。若《毛序首句》和《毛序后文》措辞特征大致吻合，且与西汉用词情况相符，则可推知二者皆成文于西汉，虽不能即定为出自毛公之手，但视为毛公所传则不会有太大问题。若《毛序后文》与《毛序首句》措辞特征不一致，《毛序后文》体现的是东汉用词特征，则虽不能确定首句之后一定是卫宏所作，但毕竟卫宏所作会成为最大可能项。

在如上文所述，将《毛诗诂训传》拆分为四个部分并排查措辞特征后，笔者获得以下认知：

1、《毛序首句》一千五百余字，《毛序首句》开篇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即言“**后妃之德也**”、“**后妃之本也**”一直到《采芣苢》篇都是指为“后妃”事，而“后妃”之称，先秦文献最早仅见于《吕氏春秋》和《韩非子》，可证《毛序首句》必不早于战国末期，由此即可知“**自谓子夏所传**”完全就是在编故事。《毛序首句》言“刺”128次，言“美”28次，故可知前人以“美”、“刺”观念是《毛序》核心是准确的。先秦文献中并无“美X X”、“刺X X”对立并举的措辞特征，《谷梁传·庄公四年》：“**何为卑公也？不复仇而怨不释，刺释怨也。**”《谷梁传·僖公元年》：“**是向之师也，使之如改事然，美齐侯之功也。**”《谷梁传·僖公九年》：“**桓盟不日，此何以日？美之也。**”可证这种措辞特征是汉代才出现的，因此可知《毛序首句》必不早于西汉时期，自然不会子夏传授的内容。《鱼丽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**美万物盛多，能备礼也。**”而“盛多”一词先秦文献未见，始见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“**宗族盛多，居处兵卫甚设。**”又见于《方言》卷一：“**凡物盛多谓之寇。**”相较之下，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时间自当接近《方言》的成编。《鸡鸣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**思贤妃也。**”而“贤妃”一词先秦文献未见，始见于《易林·姤之无妄》：“**关雎淑女，贤妃圣偶。**”是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时间当接近《易林》。《采芣苢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**刺怨旷也。**”而“怨旷”一词先秦文献未见，始见于《盐铁论·执务》：“**父母延颈而西望，男女怨旷而相思。**”故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时间与《盐

铁论》相近。《由仪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。”而“万物之生”先秦文献未见，始见于《淮南子·地形》：“万物之生而各异类。”其后《白虎通·社稷》：“笙者，太蔟之气，象万物之生，故曰笙。”《白虎通·京师》：“东方，万物之生也。”《白虎通·性情》：“东方万物之生，故怒。”可见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时间当在《淮南子》与《白虎通》之间。《烈文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成王即政，诸侯助祭也。”其“即政”之说，先秦文献未见，始见于《白虎通·号》：“何以知即政立号也？《诗》云：‘命此文王，于周于京。’此改号为周，易邑为京也。”这证明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时间当较接近《白虎通》的成编。《荡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。”《瞻印》篇、《召旻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凡伯刺幽王大坏也。”其“大坏”之说，先秦文献未见，始见于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中东方朔所言“夫张仪、苏秦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。”司马迁非习《毛诗》者，故《毛序首句》模仿《史记》的痕迹非常明显，是其当出自《史记》之后。

《候人》篇《毛序首句》：“刺近小人也。”而“近小人”于传世文献始见于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：“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。常念法度，则无羞辱矣。”也可见《毛序首句》对《史记》措辞的模仿。综合前列各项，则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时间当接近西汉末期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毛公，赵人也。治《诗》，为河间献王博士，授同国贯长卿。长卿授解延年。延年为阿武令，授徐敖。敖授九江陈侠，为王莽讲学大夫。由是言《毛诗》者，本之徐敖。”是《毛序首句》的成文，很可能即出自徐敖、陈侠所为。不过《毛序首句》有转抄自今文诗说的

内容且与《鲁诗》说最近，由于这种转抄，其中偶有保留少量的先秦旧说，此点笔者多篇安大简《邦风》解析文章中已言及。

2、《毛序后文》四千九百余字，按上文的分析方法，得到辞例不早于东汉时期的词汇、短语甚多，如“吟咏”、“躬俭”、“美化”、“犯礼”、“承先祖”、“文王之化”、“离绝”、“衰薄”、“相奔”、“陈古”、“寡特”、“失其道理”、“政烦”、“荒废”、“牲牢”、“重谷”等等皆是，因此不难判断《毛序后文》是成文于东汉时期的。《毛序后文》基本没有继承《毛序首句》的美刺说，体现出二者的关注点不同，很可能有传承上的代差，那么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“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《毛诗序》”所指的自然最可能就是本文所说《毛序后文》。

3、《毛诗诂训》一万六千两百余字，《毛诗·周南·关雎》孔疏：“‘诂训传’者，注解之别名。毛以《尔雅》之作多为释《诗》，而篇有《释诂》、《释训》，故依《尔雅》训而为《诗》立传。传者，传通其义也。《尔雅》所释十有九篇，独云诂、训者，诂者古也，古今异言，通之使人知也；训者道也，道物之貌，以告人也。《释言》则《释诂》之别，故《尔雅序篇》云：《释诂》、《释言》，通古今之字，古与今异言也。《释训》言形貌也。然则‘诂训’者，通古今之异辞，辨物之形貌，则解释之义尽归於此。《释亲》已下，皆指体而释其别，亦是诂训之义，故唯言诂训，足总众篇之目。今定本作‘故’，以《诗》云‘古训是式’，《毛传》云‘古，故也’，则‘故训’者，故昔典训。”可见《毛诗诂训传》的诂训部分主要就是基于《尔雅》的《释诂》、《释训》而来。去除其中抄自《尔雅》的内容，则《毛诗诂训》约余

一万两千六百余字，其中辞例未见早于东汉时期的词汇、短语如“首饰”、“济渡”、“和舒”、“背明”、“寒凉”、“贞静”、“鲜明”、“鲜盛”、“兆卦”、“疗疾”、“骋马”、“止马”、“覆矢”、“青领”、“春水”、“小风”、“驾具”、“马带”、“田大夫”、“舒缓”、“萤火”、“私燕”、“显盛”、“日气”、“絜鲜”、“强健”、“众意”、“有所作”等等都足以说明《毛诗诂训》是成文于东汉时期的，因此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所说的“九江谢曼卿善《毛诗》，乃为其《训》”当最为可能。

4、《毛诗传文》九千一百余字，辞例未见早于东汉的词汇、短语也非常多，如“和谐”、“常阴”、“自济”、“室家之道”、“连及”、“贞静”、“静德”、“疗疾”、“柔润”、“安好”、“狂行”、“诗乐”、“照察”、“羽饰”、“诸侯有事”、“礼物”、“转流”、“恭肃”、“王基”等等皆是，因此可以明确判定《毛诗传文》也是成文于东汉时期的。而由《毛诗传文》内容来看，其作者非常熟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易传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谷梁传》等诸多典籍，对这些书籍都有所引用、化用，而且有明显承袭自《毛诗诂训》的内容，这说明《毛诗传文》当是成文于古文家已兴起之时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有记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，因此可以判断所记《毛诗故训传》并非《后汉书》提到的“马融作《毛诗传》”，那么至此可以获知，《毛诗传文》的作者位于《毛诗》传承中的一个主要环节，其活动时间在东汉时期且早于马融，对各种典籍文献皆非常熟悉，这一点很可能要远超《毛序首句》、《毛序后文》、《毛诗诂训》的作者，由此当可推论出，《毛诗传文》的主要作者（或称编撰者）很可能就

是东汉时期的贾逵，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：“贾逵字景伯，扶风平陵人也。九世祖谊，文帝时为梁王太傅。曾祖父光，为常山太守，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。父徽，从刘歆受《左氏春秋》，兼习《国语》、《周官》，又受古文《尚书》于涂恽，学《毛诗》于谢曼卿，作《左氏条例》二十一篇。逵悉传父业，弱冠能诵《左氏传》及五经本文，以大夏侯《尚书》教授，虽为古学，兼通五家《谷梁》之说。……逵数为帝言古文《尚书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诂训相应，诏令撰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古文同异。逵集为三卷，帝善之。复令撰齐、鲁、韩《诗》与毛氏异同。并作《周官解故》。迁逵为卫士令。八年，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，受《左氏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古文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，由是四经遂行于世。”可见贾逵博通群书，且曾主要传授《左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古文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四种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的《毛诗故训传》很可能就是贾逵合并徐敖、陈侠的《毛序首句》、卫宏的《毛序后文》、谢曼卿的《毛诗诂训》，并参考当时各家对《毛诗》的解说和自己的心得合并而成的《毛诗》教本，在“复令撰齐、鲁、韩《诗》与毛氏异同”之前《毛诗故训传》盖即已基本编成，并因为“八年，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，受《左氏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古文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”而广泛流行于世间，其后马融或是对《毛诗故训传》有所增补，并将其传给郑玄，郑玄作《毛诗笺》，终于导致《毛诗》大行其道而比《毛诗》更近于先秦《诗经》原貌的三家诗逐渐式微。